



农村文娱演唱材料

枪杆子往下传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枪杆子往下传（数来宝） | 金 艺 | （1） |
| 五个鸡蛋（琴书） | 宋崇舜 | （22） |
| 难会計（鼓詞） | 許 艺 | （35） |
| 准不准（相声） | 金 艺 | （49） |
| 搶救油粮船（琴书） | 张永思 | （68） |
| 姑娘心里有主意（大調曲子） | 袁清岑 | （80） |

枪杆子往下传

(数来宝)

金 艺

(甲、乙打竹板)

- 甲：打竹板，笑开言，
 听我唱紅色“杜八联”……
- 乙：竹板打，笑盈盈，
 听我唱“英雄民兵营”……
- 甲：“杜八联”，在河南，
 光荣的历史往下传！……
- 乙：民兵营，在留庄，
 革命的精神放紅光！……
- 甲：哎！
 叫同志，你別爭，
 免得影响大家听。
- 乙：哎！
 叫同志，你別搶，
 观众等着听我讲。
- 甲：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- 乙：你这是干什么的？

甲：我唱民兵英雄！
乙：我唱英雄民兵！
甲：你唱哪儿的民兵？
乙：你唱哪儿的英雄？
甲：我唱：威震黄河“杜八联”，
光荣历史往下传！
乙：我唱：“留庄英雄民兵营”，
人民武装代代红！
甲：我唱红色杜八联，
乙：我唱英雄民兵营！
甲：我：往下传！
乙：我：代代红！
合：那——咱俩唱的正相同。
甲：既然唱的正相同，
你先别唱行不行？
乙：那不行！
甲：怎么？
乙：我了解英雄的故事多，
憋在肚里光想说。
拣着重点说几个，
也能装满几火车！
甲：几火车？！
你这个同志别骄傲，
我说起故事一大套。
你说你能说几火车，
我比你可能还要多。

乙：多多少？
甲：多得多，反正不能論火車。
乙：那論什么？
甲：不論火車得論船，
 万吨的輪船运三年！
乙：运三年？！
甲：……还没运完！
乙：咱光吹大的不能算，
 讲出来故事比比看！
甲：比就比，看就看，
 要輸了你可別出汗。
乙：我出什么汗哪！
甲：那我知道得多，我先說！
乙：……好！让給你！
甲：要我讲故事并不难，
 咱先說一九三八年……
乙：哎！干么說那么远哪！
甲：先說說英雄的历史！
乙：对！
甲：在那一九三八年，
 日本鬼子侵略到济源，
 战火烧到了留庄前。
 地下党秘密来串联，
 成立起“留庄人民自卫团”。
 又联合附近七个村，
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“八联軍”。

乙：啊！“杜八联”是这么成立的。

甲：杜八联，連八村，

把鬼子搞得头发晕。

别的故事咱不提，

“石雷战”搞得最出奇。

在那門头上，田野边……，

到处都把石雷拴。

鬼子要来搞“清乡”，

就把它炸成稀泥浆。

鬼子要敢来“搶粮”，

就送它“回国”見天皇。

鬼子要来搞“三光”，

就把它炸成“糊辣湯”……

乙：糊辣湯？

甲：啊。

乙：怎么糊辣湯啊？

甲：我們英雄的民兵自造的石雷、鐵雷到处安的都是：村口、路边、門头上、屋里、柜里、缸里……遭哪儿哪儿响！

乙：那怎么叫“糊辣湯”哪？

甲：鬼子到村里搞“三光”啊！“忽”一下过来啦，咱們这儿“拉”！它那儿还不得“跑”哪！

（作鬼子跑雷炸倒动作）

乙：啊！“忽——拉——跑”啊？！

甲：对！

石雷、鐵雷是土造，

打鬼子还有榆木炮。

乙：榆木炮？！

甲：榆木炮也是自己造，
打起来，轰轰叫，
鬼子碰上吓一跳，
弄不好把它小命要。

乙：那是啊！

甲：八联的民兵显神能，
把鬼子闹得寸步也难行。
反清乡，反扫荡，
打过无数大胜仗。……

乙：这支民兵真叫强，
从此后，“河防堡垒”威名扬。

甲：四六年，烏云暗，
卖国贼老蒋挑内战。
八联的民兵扛起枪，
保卫山河保家乡。
留庄在抗战最前沿，
成立了民兵“輪战連”。
輪战連，真勇敢，
又能打仗又生产，
剿匪、反霸、打土顽，
还专打地主“保安团”。
大刀、鳥枪、带长矛，
把白匪揍得无处逃……。
四七年，我陈謝大军渡黄河，

揮戈南下（把）勝利奪。

八聯的民兵有智慧，

（他們）立即成立了“葫蘆隊”。

乙：什麼是葫蘆隊？

甲：（白）為配合陳謝大軍渡河南下，我們英雄的八聯民兵組成了十二人的“葫蘆隊”：他們個個腰綁四大葫蘆，強渡黃河；肩扛武器彈藥，偷襲敵人對岸碉堡，牽制敵人火力，我軍從另一面攻上，一舉拿下敵人據點……那真是（誦）：腰系葫蘆肩荷槍，

過河領渡（把）大軍帮。

槍林彈雨全不怕；

驚濤駭浪任飛翔。

解放大軍過了河，

直把蔣匪的老窩戳。

咱民兵又和大軍來配合，

轉戰中原，直到解放全中國。

從抗日，到解放，

民兵們身經數百仗。

战胜了四周白匪軍，

不畏強暴立功勳。

打退了萬惡日本兵，

保衛祖國立大功。

老蔣的江山也完蛋，

人民武裝把功建。

叫同志，你看一看，

這樣的事迹值不值得來稱贊？

乙：英雄业绩当然值得赞扬。

我……

甲：叫同志，你听这话，

人民的力量大不大？

乙：人民武装永远不可战胜！

我……

甲：叫同志，你再考虑，

胜利得来易不易？

乙：革命果实当思来之不易！

合：叫同志，

乙：你停一停，

我说两句行不行？

甲：啊！

你要说，我沒意见，

只要你那儿不出汗。

乙：我沒出汗哪！

甲：那好！你说吧！

乙：解放后，

留庄的人民举红旗，

紧紧跟着咱们毛主席。

光荣的传统大发扬，

劳武结合搞得强。

一手拿锄，一手拿枪，

（他们）生产不忘搞武装。

全民皆兵来练武，

永远牢记阶级苦。

牢记阶级苦，不忘创业难，
留庄的枪杆儿往下传！……

甲：传枪杆儿，我接着说，
具体的情况我全摸。

乙：好！你了解，你就谈，
留庄怎把枪杆传？

甲：党支部，来领导，
关键的工作抓得好。

阶级教育先进行，
引导人们方向明。

薛支书，思想红，
身经百战的老英雄。

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一环，
教育民兵和青年。

他常说：

“毛主席经常来教导，
常备不懈要作好。

只要存在帝国主义，
我们时刻都要警惕。

敌人霍霍把刀磨，
企图再把印把夺。

人民的江山要坐稳，
枪杆子一定要握紧！”

乙：“握紧枪，心里亮，
吃人的旧社会不能忘！”
忆苦思甜大对比，

革命的劲头似火起。

甲：似火起，脚根正，

高举红旗永革命。

乙：党领导，真英明，

培养接班人代代红。

组织了老年民兵排，

把青年民兵带起来。

甲：老民兵，办法高，

口传身授把手教。

先传八联的传家宝，

然后再把武艺操。

乙：八十多岁的李振忠，

祖孙三代是民兵。

石雷技术传后代，

要儿子保持好家风。

二代民兵李朝文，

抗战时期称铁人。

仗仗冲锋打头阵，

赤手夺枪敢硬拚。

他叫儿子学这手，

刺刀见红揍敌人。

甲：三代人，李青松，

继承父业的好后生。

十三岁就（要）把民兵报，

你不批准他敢闹。

乙：闹？！

甲：鬧！

乙：怎麼鬧？

甲：（学孩子腔）

“我爹、我爹都拿槍，
他們都能把英雄當。
就是我，空着手，
連支手槍都沒有。”

乙：嗨！你太小不會用啊！

甲：“我不会，也不练，
要來個壞蛋怎麼辦？”

乙：啊？！

甲：（对乙）你說！

乙：我說什麼呀！

甲：“薛支書，薛支書，
您再不批准……”

乙：怎樣？

甲：“我敢哭！”

乙：哭啊！？

甲：這小家伙，為當民兵急得哭，
也不知寫過多少申請書。

領導看他是个好后生，
就提前收他當了民兵。

乙：啊！提前入伍啦！

甲：他拿起槍杆兒勁頭大，
天大的困難也不怕。
靶場上不怕多流汗，

回家要爸爸当教练。

儿子用心学，老子耐心教，
爷儿俩越练劲儿越高。

什么“枪上肩，快臥倒”！

“三点成一线，准能打得好”！

有一次朝文把儿考，
要看他懂得有多少。

乙：怎么考？

甲：（学朝文）

“这墙上挂的那纸靶，
你为什么要把它打？”

乙：孩子怎么说？

甲：这小家伙到底太年轻，
说出那话来真轻松：

“那墙上挂的是死靶，
我爱咋打就咋打。”

乙：啊？！

甲：朝文听孩子说这话，
就知他实战观念差。

他又扒起自己腿上那伤疤，
对着孩子把话答。

重新给孩子讲了血泪史，
小青松，仇恨的火焰重燃起。
从此后，他心中更有敌，
练起武来更积极。
扛着锄头去下地，

他拿着鋤杆儿当武器。
鋤杆儿上墜着大青石，
托着鋤杆儿练臂力。
休息时趴在地上干，
对着大树就瞄綫。
武場上，他更苦练，
頂着太阳练投弹。
练完了投弹练刺杀，
他逮着目标使劲儿扎。

(作刺杀动作)杀！杀！！杀！！！
(最后一“杀”字对乙)

乙：杀誰呀？！

甲：“正好你这儿是活靶，
我今天就把你来打！”

乙：打我？！

甲：啊，不！
“叫同志，你別生气，
我錯把你这儿当美帝啦！”

乙：好嘛！(唱)这真是：
老子英雄儿好汉，
革命的熔炉把鋼炼。

甲：炼金鋼，英雄多，
听我再把英雄故事說。

乙：好！你說！

甲：机枪神手范玉庭，
他是抗战的老英雄。

这老汉，可要求严，
原先他，迟迟不想把枪传。

乙：那为什么？

甲：他常想：“枪杆子是命根，
离开它穷人难翻身。
机枪这武器更重要，
接枪的青年要可靠。
如果这枪传不好，
人民的江山就难保！”

乙：对！

甲：哎！
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吴长明，
他一天到晚贴着范玉庭。
先要求给他扛机枪，
作啥事他都争着帮。
老范要把机枪卸，
他也来插手装一装。
老师长，老师短，
吃饭他搶着端饭碗……
天长日久亲热了，
这才说（学吴）“老师！
您教我机枪好不好？”

乙：老范怎么说？

甲：老范是早摸他的底，
一听说这话心暗喜。
(学范问)“你为什么要学机枪啊？”

乙：小吳說什么？

甲：（學吳）

“机枪这武器挺来劲，
我心中还有阶级恨，
要是敌人敢骚扰，
我叫他一排一排往下倒！”

乙：好！

甲：老范想：“嗯！
这个小伙志气高，
我一定要把他来教。
接枪有这样的好青年，
革命就能代代传！”
从此后，（他）师徒俩，
不分昼夜练枪法。
先教擦卸后教装，
又学怎样爱护枪。
新苗不负育苗人，
小吳他学习真殷勤。
泥里爬，土里滚，
生产空隙练瞄准。
地头边，河滩旁，
他下地总把机枪扛。
有一次，社里去把公路修，
他拿着机枪去挖沟。

乙：拿着机枪去挖沟？！

甲：啊！劳动的空间都休息，

他借着地沟作演习啊！

乙：真能抓紧时间！

甲：到现在，吴长明真正爱上枪，
他闭着眼睛能拆装。

营里比武显奇能，
他们师徒得了个“一对红”。
小吴接枪传佳话，
人人都说他志气大。

乙：传佳话，佳话传，
这样的佳话说也说不完。
有一位姑娘刘秀英，
她是三排的女民兵。
爹是当年的葫芦队，
操枪的技术早教会。
她常拿家庭当靶场，
拿着火棍打老蒋。

甲：拿火棍打老蒋？！

乙：啊！做着饭她还练哪！

甲：是啊！

乙：平时她勤学又苦练，
从不放松或间断。
去年冬，她婚期到，
有人劝她把嫁妆要。
她心直口快答得妙，
逗得大伙哈哈笑。

甲：她怎么说？